

今年仲夏,去了一趟古都洛阳。牡丹园的国色天香,龙门石窟的奇绝壮美,古墓博物馆的幽邃陈迹,一下子让我倾倒了。这座九朝古都不愧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摇篮。

但最令我铭记难忘的,还是大诗人白居易长眠的白园。

白园位于洛阳龙门东北端的山峰上。此峰因形若琵琶,又名琵琶峰。白冢就眠卧在“琵琶”的端首。进了园门,便见丛竹夹道,古木参天;琵琶奏出的优美乐曲,令人陡生怀古之想,犹如身置洵阳江头也!园中的“乐天堂”是一座仿唐式建筑,诗人的全身塑像端坐在厅堂的正中。他凝神聚思,不知是在构思新的诗篇,还是在为世人疾苦而焦虑?诗人又会作何感想呢?我不得而知。凝视着诗人不朽的形象,不禁浮想联翩:我辈虽非“天涯沦落人”,但却越过时间和历史的长河,产生某种息息相通之感。

出乐天堂,穿羊肠小道,几次峰回路转,便到了白园的陵区。只见一座半圆形的墓冢周围,翠柏成行;紧靠墓冢的诗廊区,乃是一座随地势进出高下的长廊式建筑,这里集中了现代和当代书法家、画家诗词碑刻,上面除了赞颂白居易文功政绩的诗词外,皆为诗人自己的传世名篇,这位开一代诗风的伟大诗人的不朽艺术魅力,让我心灵为之震撼。他在那样的年代,居然要求自己的诗能够通俗晓畅,能够流行于“士庶、僧徒、孀妇、处女之口”,提出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诗歌合为事而作”,是多么难能可贵呀!联想到充斥于当今诗坛的某些“时尚”篇章——要么语无伦次,要么像天书那样晦涩难解,相比之下,真是愧对古人了!可笑的是,还常常以吸收外来文化“创新”自诩,不惜丢掉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,拾西方一些人早已扔弃的牙慧,这样的“创新”能有多大的出息呢?学习先辈诗人的优良传统,继续开来,创作出符合中国国情、民族气派、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不正是最好的出路吗?听说有不少诗人提出这样的主张:新



白园怀古

程芝

诗应该“句式整齐、大体押韵”,继承中国传统,汲取民歌精华,推陈出新。我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好的创意。

在诗廊前的石桌旁,我们几个文坛后辈,恭听一位洛阳文友介绍这位前辈先贤的身世与非凡的作为。

原来白居易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,还是一位为民造福的廉官好官,他曾任内所管辖的地方,为了减免前任留下来的苛捐杂税,实行“轻徭薄赋”的政策;灾荒年甚至免收赋税,使农民们能够渡过难关,在百姓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。

诗人当时居住在洛阳的香山,紧靠龙门潭。在龙门潭的南面,有一个天然险滩,名曰“八节滩”。这个叫“八节滩”的地方,经常阻碍船只上下行驶,凡舟民从此经过,都得脱掉衣服,赤裸着身子,在水中推船拉筏;即使在寒冬腊月,也不例外,诗人每见及此,总是寝食不安。为此,他曾有诗为证:“大寒之夜,裸洗水中,饥冻有声,闻于终夜。”他下定了决心治理这段水路,为百姓解忧。但兴办此事,需要数万银两,从哪里筹措这笔巨资呢?他虽然为官数十年,但却一向清廉自守,不贪分文。即使在任杭州刺史这样的“肥缺”时,他也从未中饱私囊。而在他离任时,将剩余的俸银全部留在官库里,使其继任者用以补缺达50年之久,其“憨傻迂腐”如此,简直会令当今的一些官老爷笑破肚皮。更为可

笑的是,我们这位“傻”诗人改任中书舍人这样的大官时,仍然“痴愚”如前,毫厘不染。唐肃宗曾给他一个好差事——宣谕大将田布官拜魏傅节度使,田布获此殊荣。为了酬谢诗人带给他的好运,以500匹缣帛为赠,谁知这位老先生不要。皇上得知后,从旁相劝,白居易还是没给“天子”面子,拒绝接受。如今他哪里还有这样的余力?反观当时当地的官吏,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,根本无视人民的死活;这种反差,更激起诗人的满腔义愤,于是,他治理“八节滩”的决心更加坚定。他先是把自己家产全部卖掉,连自己新制的绫袍也搭上了,他就动员当地的士绅解囊出资。当工程完工、舟船顺利通过险滩的那一天,诗人忍不住流出激动的泪水而击节歌赞:

“心中别有欢喜事,开得龙门八节滩……”

喜悦之情,跃然纸上。

……听了友人叙述罢这感人肺腑的故事,在座者无不肃然起敬。想着当今某些文人刚刚写出一两部时尚之作,便排名位,争头衔,沉醉于灯红酒绿中忘乎所以,心里哪会有百姓的疾苦?比起这位当年“洛阳纸贵”的诗人的作为,相距何远?回头仰望白园,不禁感叹:长眠在白园的这位文化巨人,死去的只是他的躯体;而他那崇高的人品和文品,却是永垂不朽的。